

泛舟收藏长河:一个业余爱好者的自述

□王辉

收藏,是人们在闲暇时光中寻觅乐趣的一项有意义的活动。据统计,世界各国的爱好收藏者多达5亿人,从传统的邮票钱币到新潮的数码代码,收藏的种类更是名目繁多,令人叹为观止。

我平日里有一爱好,就是喜欢阅览报刊。久而久之,发现报纸、杂志上常常刊登着介绍收藏家和收藏趣闻的文章。于是,一个想法在我心中悄然萌芽:为何不专门收集这方面的资料,聊以自乐,从而也来体味一番“收藏家”的雅致情趣呢?

有了这个念头之后,我便开始了广泛的收集之旅。当时我在嵊泗县工作,没有互联网的年代,信息相对闭塞,但大凡视野所及的报刊——无论是机关单位所订阅的《新民晚报》,还是自订的《八小时以外》,只要上面载有介绍收藏家、收藏欣赏、收藏趣闻、收藏掌故之类的文章,都在我的“收藏”之列。对于能够归为已有的报刊,若其中有收藏方面的文章,我便小心翼翼地用剪刀将它剪下来,然后分门别类粘在贴报卡

片上。那些不能剪下的文章,我就随手摘录在专用的笔记本上。

如此几年下来,日积月累,我竟然颇为可观地搜集储存了几百名收藏家及其趣闻之类的资料。那些贴着剪报的卡片渐渐变厚,笔记本的页角也因反复抄录变得卷曲发黄。每当空闲之余,我信手翻阅,既充实了业余生活,又丰富了相关知识,更在方寸纸页间窥见了大千世界的奇妙。

收藏,不能仅仅满足于单纯地收而藏之,还要做到藏以致用、藏以促研。我依据自己收集的这些资料,对此进行认真的整理。某个雨夜,当我又一次翻阅那些泛黄的资料时,忽然灵光乍现,提笔写下了《收藏家种种》一文,并试着投给了杭州的《文化娱乐》杂志,没想到竟顺利刊用了,这更激起了我研究收藏的兴趣。

如果说先前的收集是漫无目的的采摘,那么在文章发表后,我开始有意识地构建自己的收藏空间。从此,我一方面坚持不懈地继续收集收藏方面的资料,另一方面对这些资料进行

细致的分类、梳理和归纳。比如,在收藏的奇妙世界里,有人热衷于收集筷子,有人对碟子爱不释手,有人钟情于各种各样的碗,甚至还有人喜欢专门收藏刀叉。基于这些有趣的现象,我写了《形形色色的餐具收藏家》。

又比如,有的收藏家别出心裁,专门录制各种鸟类的声音,即鸟鸣;有人专注于收录瀑布的轰鸣、雷雨的咆哮、汽车的嘶啸、轮船的汽笛等各种音响;有人用心收集不同的香味,将春天的茉莉、秋天的桂花等花香都封存在玻璃瓶中;有人喜欢收藏梦境,用文字描绘那些稍纵即逝的奇幻图景;有人潜心收集名家的妙语,有人则埋头搜罗各种讣告——那些黑框里的文字,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人生总结?对此,我写下了《没有“藏品”的收藏家》。

此外,我还撰写了《漫话收藏》《有趣的语言收藏家》《手杖的收藏》《独特的武器收藏家》等一系列关于收藏的文章。承蒙编辑同志的厚爱,这些文章分别在《兰州晚报》《成都晚报》《新晚报》《沈阳晚报》《文化艺术

报》等众多报刊上发表。每当收到样报,我都如同收到远方老友的来信般欣喜。

收藏者众,收藏的项目更是千奇百怪,无所不及。在这些奇特的收藏内容中,也不乏一些另类的收藏家。如有的人喜欢收集世界各地的劣画,那些著名画家的“失常作品”反而成了另类艺术;有的人收藏五花八门的“冒牌货”,在真与假的边缘游走;有的人专门搜集盗窃品,甚至有的人将明星们丢弃的垃圾视为“珍品”进行收藏——这些犹如行为艺术般的收藏,折射出人性中复杂的光谱。我有感而发,写下了《怪诞的收藏家》一文,并投寄给天津的《今晚报》,然而却像石沉大海,久久不见回音。直到某个盛夏的夜晚,我在嵊泗县工人文化宫报刊阅览室阅报的时候,无意中在《羊城晚报》的文摘版上,看到了摘自《海口晚报》的《古怪的收藏家》一文,那似曾相识的段落结构,熟悉的收藏案例,让我的心猛地一沉——没想到我写的文章竟然以这样的方式,被人改头

换面地剽窃了。

收藏是一种爱好,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当然对我而言,其实并没有成为收藏家的“雄心”,仅仅是出于喜欢罢了,就像我小时候在海边拾贝,不为囤积收藏,只为那一刻发现美丽的惊喜。我想自己最多只能算是一名普通的收藏爱好者。

可惜的是,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调到定海工作以后,虽然能够接触到的报刊比以前更多了,城市图书馆的资料也更丰富,但工作的频繁变动和生活的琐碎,让我如同许多人到中年的人一样,渐渐放下了曾经的兴趣。那些剪报被束之高阁,发表的文章和摘抄的笔记本也在多次搬家中不知所踪。

如今想来,如果以当年积累的资料和发表的文章为基础,把对收藏的爱好和研究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说不定现在已能写成一本以“收藏”为主题的书籍了。此为我的一個遗憾,就像一本精彩的书被突然合上,而那些未及书写的故事,永远留在了时光的褶皱里。

海边人家

老爷车之凤凰传奇

□孙翰钦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情节,对于我来说是很陌生的。除了在文字和电影里感受过那丁点不够完整的镜头以外我无从知悉。

已故的爷爷打小勤奋又能干。虽然由于时代的客观原因家境会不好,他只念过几年小学,认得些字和算数。但他硬是靠着自己的虚心好学、稳重踏实一步步从一名办事员、小会计到当了大厂长。

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见过爷爷的那辆三角档凤凰牌的自行车。那个戏言里的“老爷车”,只有“老爷”才骑得上的车。

那时能有一辆凤凰牌的自行车可是身份的象征。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那可不是光有钱就能买得到的,没一点社会关系、社会影响,没有专门的票只有雾里看花、望眼欲穿的份。自行车票稀缺得很,普通老百姓基本没机会。若不是爷爷的优异表现,也不会有了那段凤凰传奇的开始。

那自行车浑身黑色的外衣装点了它高贵大气的外表。一个个金黄色的凤凰风旋交错在车架上栩栩如生、特

别显眼。尤其是在大太阳底下那凤凰更是像活了一般,裙带一样的羽毛和尾巴不时闪耀出密集的夺目光金,如神话里描述的那般,有飞云掣电、一骑绝尘的架势。爷爷把它当宝一样,它的地位就快和我这个大孙子平起平坐了。车稍有一点脏爷爷就来不及似的立马拿湿布擦洗,擦洗完还得擦干擦亮,比对待吃饭还上心。我和表弟习惯后座、前档上占位,一边催促着爷爷的速度,一边会在那扯着嗓子学凤凰叫,就怕周围人没看到没听到。

我父亲最早骑了很多年的也是一辆凤凰牌的自行车。父亲天天上班通勤,集市买菜、远门办事靠的都是它。父亲总夸它质量过硬、模样俊俏,骑起来既轻松又舒服。虽然到了后来周围人渐渐开上了摩托车和小汽车,可一向勤劳节俭的父亲始终没有换下他的座驾。他总说除非老得不能骑了才会淘汰置换了它。

我知道价格因素只是表面的托词。父亲与凤凰的牢固情谊,源自于他的不舍。他总是一天到晚替别人着想,换座驾的畅想着能给父母置换些更实用的

家什,想着能给我添置些我营养伙食,想着能帮朋友解决燃眉之急,想着党员的身份能给社会多点贡献……只是他从来没想过自己。

父亲就是靠着它续写着扶老携幼的凤凰传奇。

本世纪之初,我去外地上学时,自行车早已经是不稀奇的物件了,凤凰牌的自行车都快成了古董的代名词了。由于不想多浪费钱,我上下学一开始骑的也是这历久弥新的老家伙,与周遭同学们的座驾相比已显得格格不入。尽管其他同学时常会有带着玩笑性质指指点点,让“老爷车”的称谓完全变了最初的味道,但我不屑因此而被别人嘲笑的。我一心只想着同样能达到目的,价廉物美的工具能给家庭少一点负担。这就是我一直坚持的简单直白的凤凰传奇。

斜阳西下、暖意洋洋,多少年后当视线里再度浮现许久不见的“老爷车”远去的背影,虽没有像朱自清先生笔下的那般热泪盈眶,然而那在心里扎了根的凤凰传奇依然是那么平凡与伟大。

屋檐下

斜观养生记

□郑健

养生之说,自古有之。或言食补,或言导引,或言静坐炼丹,各家各派,莫衷一是。今人谈养生,更是众声喧哗,专家、大师、媒体,皆振振有词,仿佛握住了长生不老的钥匙。然而,养生之道,果真只是照本宣科、按图索骥吗?我倒觉得,不妨斜观之。

斜观,不是邪观,而是换个角度。正面上山,只见其形;侧面观之,方见其势。养生亦如此,若只盯着“吃什么”“练什么”,终究只得皮毛。人的身体,原是一个小天地,自有其运行之道。养生,不过是顺其自然,维持这方天地的平衡罢了。

养生之要,首在“通”。通者,无滞无碍,如溪水潺潺,不淤不塞。人身有三系——经脉如江河,脏腑如沃土,气血如风云。三系调和,则生机勃勃;三系壅滞,则百病丛生。

然而,仅通三系,犹有不足。人非草木,岂能无情?故须“四通”——三系之外,更需心情舒畅。郁结于心,则经脉扭曲;愁绪萦绕,则气血凝滞。古人云:“病由心生”,诚哉斯言。

今人常将养生与健身混为一谈,实则大谬。健身者,外动筋骨,如跑步

举铁,求的是肌肉强健;养生者,内调气血,如站桩打坐,求的是阴阳平衡。二者本是一体两面,犹如太极,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太极拳,世人多视为武术,实则暗藏养生玄机。其慢如抽丝,柔似流水,看似无力,实则内劲暗涌。习之既久,筋骨舒展,气血调和,精神亦随之清明。我曾见一位老者,八十余岁仍步履稳健,问其秘诀,答曰:“每日晨起,打一套太极,如与天地对话。”

养生之道,不仅在练,更在养。饮食起居,皆须合于自然。

晨起一杯温水,宜大口饮下,如春潮奔涌,冲刷肠胃积滞。而平日饮茶,则当细品慢啜,如细雨润物,无声滋养。吃饭亦如此,细嚼慢咽,既减脾胃负担,又能知饥知饱,免于过量。

至于时令饮食,更不可轻忽。冬日寒重,若贪食生冷瓜果,寒湿内侵,来年必生疾患。故老话云:“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顺应天时,方能与自然同频共振。

说到底,养生并非刻板教条,而

是一种生活智慧。它不在深山老林的秘籍里,而在日常的一呼一吸、一动一静之间。百姓老话头: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进出平衡,动静结合。

人体是一个生态系统,它具有自愈功能。许多症状其实是系统某个环节出现淤堵等状况的指示信号,真要治病就需要针对所出现的症状顺藤摸瓜找到出现症状的系统原因,而不是仅仅把作为系统循环环节的“指示信号灯”给“摘掉”了事。现在很多中老年人要么为各种体检的各种指标所绑架,为各种药物所左右;要么为名目繁多的所谓营养品所俘获,却不顾身体各种脏器系统和循环系统的需求与否,不顾各种药物的过多摄入对各种脏器和系统的损害,实际上是进入了一种“药物崇拜”的状态。凡此种种,都不是科学的养生,真正的养生应当是养护人体这个生态系统,简称“养生”。

斜观养生,方知大道至简——顺其自然,调和阴阳,通而不滞,动而不耗。若能如此,纵不能长生不老,亦可活得通透自在。

如此,足矣。

舟山味道

闲话番茄炒蛋

□李海州



那天,我跟爱人都忙,没准时下班,结果六时多到家时发现读五年级的儿子,竟然烧了四盘菜,有虾皮水蒸蛋、冷菜皮蛋豆腐、炒小青菜还有一盘番茄炒蛋。前面三盘菜比较简单,但能把番茄炒蛋炒得像模像样,我感觉确实不容易。

记得我自己第一次学做番茄炒蛋,是读小学四年级左右,应该是十岁。那时我家菜园子里种了一些番茄,红得发亮,轻轻一捏就能感受到皮下的汁水在涌动。家里还养了几只母鸡,很自然番茄炒蛋成了我家的家常菜。那时看母亲站在灶台旁,手里握着一把铁铲,先把鸡蛋炒好,盛在碗里,然后炒番茄,快熟的时候,再把鸡蛋放入,很快一盘番茄炒蛋就起锅了。

观摩学习妈妈多次做番茄炒蛋后,我让妈妈给我体验一下做番茄炒蛋的滋味,但妈妈总是让我体验一小段,要么是炒鸡蛋、要么是最后给我炒几下,体验不到自己独立完成的感觉。她老提醒我要翻炒,不要烧焦,但我常常发现最后收汁很难,一不小心,就焦了,妈妈又会提醒:“烧菜要注意火候。”

记得一次也是父母外出,让我和妹妹自己做蛋炒饭吃。但我自作主张,就做番茄炒蛋。我把大番茄洗干净后,要切番茄时,紧张得手都在微微颤抖,番茄切得大小不一,而且发现番茄皮很韧,很难切下去,费了不少时间才把番茄切好。打鸡蛋的时候,我用力过猛,一个鸡蛋就滑到碗外面了,手忙脚乱得把鸡蛋用手抓到碗里,搅拌均匀。那天的番茄炒蛋,蛋有些焦,番茄也烂成了糊,但妹妹感觉味道还不错,我也感觉自己很厉害,相对复杂的菜终于也会烧了。

吸取经验后,我把番茄炒蛋的技术掌握得稳稳的,每次烧得都不错,甚至妹妹说我的番茄炒蛋比妈妈烧的都好吃。后来我每次放学回家常常会先去摘番茄,再去鸡窝里拿鸡蛋,快速地把作业做好,就等着妈妈叫我做番茄炒蛋。做到后来,只要是我烧的番茄炒蛋,一家人都会吃得津津

有味。爸爸总是大口扒着米饭,连声称赞“好吃”;妈妈会细心地把蛋和番茄拌到米饭里,慢慢品味;而妹妹,会把番茄的汤汁浇在米饭上,吃得津津有味。这道菜,承载着我们一家人无数温暖的回忆。

番茄炒蛋虽是家常菜,却也有“高光时刻”,不少名人都对这道菜情有独钟。汪曾祺在《食事》里写到,昆明菜市上的番茄“饱满如红玉”,用来炒蛋“须得快火,蛋液刚凝便起锅”;梁实秋在《雅舍谈话》里更直白:“番茄炒蛋是懒人的福音,却也是饕客的至乐。”据说张大千旅居海外时,常亲手做这道菜待客,还特意强调:“番茄要选皮薄的,炒时不能加水,全靠茄汁入味。”名人们的偏爱,倒让这平民小菜多了几分雅趣。

番茄炒蛋,原材料现在很常见,但其实番茄不是本土货。它原产于南美洲,明万历年间,随西洋传教士漂洋过海,起初被当作观赏植物,因其艳若朱砂,人称“番柿”。直到清末,人们才敢放心食用。如今它早已扎根中国,甚至有了“西红柿”这个土生土长的名字。有趣的是,北方的番茄硬实耐炖,南方的则软嫩多汁。我喜欢用本地菜市的老品种,虽个头不大,但色泽饱满,炒出来的汁水浓得像胭脂,色香味俱全。

如今,我也有了儿子,他对炒菜也有天生的喜欢,教会他基本的烧青菜、炒鸡蛋后,他还有很强的探索精神,我就把这番茄炒蛋教给他。儿子学着我的样子,认真地搓洗着番茄,眼神中满是专注。切番茄时,我在一旁紧紧盯着,生怕他不小心切到手。打鸡蛋的时候,他笨手笨脚的,但那股认真劲儿和我小时候一模一样。在我的指导下,他多次实践,终于学会了这道菜。

番茄炒蛋,这道看似普通的家常菜,却有着独特的魅力。如今每次做番茄炒蛋,总想起母亲的话:“火候到了,就能烧好了。”生活何尝不是如此?寻常食材,用心料理,便是人间至味。这一盘红黄相间的朴素菜肴,盛载着我们三代人的记忆,也炒进了我对平凡日子最深的眷恋。